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歷十一年三月己亥工部覆漕運尚書凌雲翼題稱徐州戚字港溜急運艘難行開新渠建閘境山廢閘曰梁境閘新河中閘曰內華閘新河口閘曰古洪閘乞移咨吏部於梁境閘專設閘官一員內華古洪二

開共設開官一員并鑄給條記從之 十月戊午工部

覆總督漕運戶部右侍郎傅希摯奏清江浦至西橋一帶堤岸當黃淮掃灣之衝近年黃流日刷堤根單薄萬一嚙決則運道生民俱受其害今將舊堤亟為修砌限萬歷十二年秋黃水未發之先報完完日將工費核實奏繳從之 己未以漕河工完賜尚書潘季馴原任兵部尚書凌雲翼等賞賚有差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二年七月壬午漕撫李世達恭報堤河

工完部覆賞各銀兩有差 八月丁巳吏科給事中陳
大科言江南漕艘歷高寶抵淮寶應汜光一湖浩蕩無
際槐角樓一帶據湖之中其形如兜兩翼向為運道梗
所司議開越河而一主園田以防夾攻一主靠堤以省
修築昔白侍郎昂康濟一湖圈田之制也比吳尚書桂
芳靠堤開越河十餘年來未聞衝圯臣以為靠堤便總
督漕運李世達亦然其議部覆報可 九月丙子南京
右僉都御史趙煥奏高寶湖堤大壞乞敕憲臣督理章

下都察院 十月戊午漕運總督王廷瞻奏實應新開
越河分為三工每工司道二員相兼總管報可 十一
月甲申禮部儀制司主事陳應芳奏頃見漕臣開越河
一疏其稱論方取土以丈計之約用工銀九萬六千有
奇而木石之費十二萬其派夫必得五萬人而後可竊
意夫以五萬每名日工食二分則當一日千金矣是所
謂九萬六千者止可供五萬人三月之費借曰更番迭
用亦止足供六月之食大約計之則九萬六千者可足

一年夫役之募乎其不足者撫按自有處乎抑令民自為賠也臣往見河工之舉撫按下之司道司道下之州縣州縣下之里甲里甲不足於是以家貲之上下為出夫之等第籍名在官而趣之役牌票追呼之擾遍於閭閻叫號怨謗之聲盈於道路其狀有不可勝言者此籍名之苦一也及其不可脫而為之辦夫一夫遠者月有一兩二錢之值近者月有九錢之值有稱是而計月以安家之值以一家為率辦夫五名則月幾十金之費矣

往往傾貲以償其費不則鬻產又賣子女數月之間閭閻一空此僱夫之苦二也及其以應僱之夫而往即工所也多方影射百計索求一不遂則撻鞭之夫往往多逃去則以逃夫呈而移檄州縣逮之原籍名之人則又僱夫以補其額而就逮之費亦復如前是重困也至如官銀即使盡所議者給之猶不足以償十分之一而況所給者受值之人非出值家也以故不才佐貳通同胥役恣意侵剋以故官徒有募夫之名而害歸於籍名者

之家利入於管工者之手此赴役之苦三也請以三策
籌之與其使當事諸臣陽為節省之虛名而閭閻小民
陰受包賠之實害則孰若照糧起科明為加派而以九
年十年拖欠存留錢糧酌為蠲免其舊而加派其新人
情未有不樂從者至於東南孔道各省協濟之銀揆之
事理必不可無昨撫臣議五萬臣以為少奈何不允而
使獨累淮揚赤子也夫錢糧足則官操其值以募人如
各驛遞等夫則非以利民而且養民此理之正策之上

也瓜儀巨商大賈往往有建寺修橋者向倭夷之變揚州外城俱係鹽商倡築不期月而集或懸旌表之令開事例之門或授以冠帶或給以旌匾必有應之者而往來商船除鈔關外量於湖口抽其稅課以佐急此事之權策之次也如其不責名實而曰加派不可協濟不可事例抽稅又不可而忍聽民自為賠焉此則可為無策矣工科右給事中馮露亦言總漕侍郎王廷瞻三議欲將舊堤備用之石加之新工以石砌潭原議者八今減

而六反覆陳舊堤之石不可移八潭之砌不可已工部
覆給事主事言皆是報可

明神宗實錄

是年三月高郵東通興化各場運鹽東河一道堤岸
久圯不治民田一派汪洋鹽艘繚簞稽阻知州邵夢
弼通詳河鹽各院勅築東堤屹然高峙北下低田盡
為沃壤鹽船行人俱稱便涉商民誠兩利焉 九月

都御史李世達會同按鹽二院題准命郎中許應達
等挑寶應汜光等越河三十六里南北閘二座往來

船隻永避湖險先是郎中楊最曾奏開不果至是給事中陳大科上疏極言利害始有是役明年河成賜名弘濟後以閘水湍溜損船改平水閘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歷十三年四月戊申以僉都御史張岳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如故時張岳進四議其論治河謂夏鎮固當開而沽頭不可棄禮科給事中苗朝陽兵科都給事中王致祥交章駁之遂寢 六月壬子寶應越河工成先是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國初平江伯陳

瑄築石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為運道上有所受而下有
所宣因決為八淺匯為六潭則興鹽諸場皆沒而淮水
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沟湧排空萬歷十年一日而弊者
千人十二年糧艘溺者數十總漕李世達按臣馬永登
鹽臣蔡時鼎議於石堤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
科給事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凡
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為堤九千二百四十丈石堤三千
三十六丈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

不知役總河王廷瞻以聞賜名弘濟 七月戊子論寶

應河功河道都御史王廷瞻陞戶部尚書兼官巡撫如
故總督漕運太子太保靈璧侯湯世隆加少保中河郎
中許應達加正四品服俸京堂內推補先任中河郎中
陳英主事羅用敬兵備副使莫與齊各陞一級海防兵
備按察使舒大猷陞一級照舊致仕故曹儲左叅政馮
敏功贈太僕寺卿淮安府知府張允濟陞服俸一級與
尚書楊兆玉遴李世達何起鳴等各賞銀幣有差因詔

以後河功邊功疏中不得叙內閣輔臣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六月初十日漕撫王廷瞻等題奏寶應地方澤國委流汜光一湖尤居窪下上接淮泗長合七十二山之水下通興鹽新興伍祐等場之疆由射陽湖穿廟灣東注於海地勢沮洳素稱險阻國初宣德間平江伯陳瑄築堤於湖之東蓄水以為運道上有所受下無所宣一線之堤當萬頃之波是以決為八淺匯為六潭興鹽田廬竈場俱被淹沒而糧運往來至不

可以舟近來高堰既築足禦伏秋之漲而淮水間從周家橋漫入則橫流白馬湖而直射寶應亦勢所必至也矧其東西相望浩淼無涯洪濤迅浪不時常作加以西風號起洶湧排空蕩擊石堤摧殘舟楫人不能必命而葬之魚腹中者無月無之無論其遠如萬歷十年間一日而斃者千餘人即萬歷十二年間糧船沉溺者數十隻漂沒漕糧至七八千石殊為運道之梗遠近之民談此湖不寒而慄且東南財賦轉

輸以充軍國之需命脈所係豈容哽噎若此臣仰遵
廟畫殫力經營夫役用銀募招未嘗派擾里甲木石
差官採買亦不干及有司雖勿亟之令屢申而胼胝
之趨益勵興工甫及八月用費猶有餘銀兩堤並築
五閘屹然數十里之湖患屏之藩維千百萬之生靈
盡居衽席且舊堤有重關之險永無潰決之虞不唯
行旅藉之以為安而又居民恃之以無恐萬口歡呼
咸稱不朽再照先年高郵越河開成得蒙欽定河名

康濟近年淮安新河開成亦蒙欽定河名永濟今實
應越河視之二河尤為緊要自此而南由高儀以達
於江自此而北由淮浦以出於河實為運道咽喉第
一之關利害懸殊事體更重伏乞皇上特賜嘉名以
光萬世無疆之業部覆奉旨是河名與做弘濟
弘濟河奏

疏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萬歷二
年進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未上十二年總督漕運

兼巡撫鳳陽黃河南侵淮安告警世達請修石堤捍
城寶應汜光湖風濤險惡歲漂溺請開越河殺水勢

俱報可

明史稿

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以右都
御史出督漕運兼巡撫鳳陽諸府寶應汜光湖堤蓄
水濟運平江伯陳瑄所築也下流無所洩決為八淺
匯成巨潭諸鹽場皆沒淮流復奔入勢益洶湧前撫
李世達等議開越河避其險廷瞻承之鑿渠千七百

七十六丈為石閘三減水閘二石堤三千三十六丈
子堤五千三百九十丈費公帑二十餘萬八月竣事
詔旨褒嘉賜河名弘濟進廷瞻戶部尚書巡撫如故
明史稿

敏功起復故官為漕儲道淮之南故有邵伯寶應高
郵三湖相連為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溺因議濬
內河通之御史大夫王廷瞻疏上得請而敏功任其
難敏功於河事故心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故大

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遂得疾臨卒且曰內河成於國計甚利第太逼湖湖善潰而堤薄萬一如瓠子數百里魚鱉矣幸語當事者

別創堤以護之

兩浙名賢錄 萬歷十年
任漕儲道卒贈太僕寺卿

是年八月都御史王廷瞻行郎中許應達包砌高郵護城堤杭家背六百丈又小湖口堤五百三十丈工成郵民至今永賴蓋以寶應越河大工剩有餘料從許應達之請也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正月己酉工部覆直隸巡按蘇鄴
題少卿徐貞明奉命經畧水患窮源遡委徧歷周諮惜
處財用一一列款於畿甸水患大有裨益一疏浚深州
霸州等處河道共該夫役銀一萬九千三百一十三兩
一錢除霸州道屬現有堪動官銀三千七百八十餘兩
於真定府存留贓罰銀內動支二千兩保定府五千兩
河間府八千五百三十三兩一錢湊足前數委官及時
興舉務要挑浚如法河流通利一疏浚安州雄縣保定

等處河身及挑築東鹿深州河堤所用人夫隨便役民
其工食之費要於各府州縣積穀內酌量動支仍勸諭
富民有能募義偶衆捐貲助役者酌量旌異以示勸率
一修建河間任丘橋梁及墊築道路共該銀三千六百
八十八兩有奇宜暫借該府官銀抵用一挑浚河間獻
縣潯沱舊行子牙河之故道因路遠工多難以驟舉宜
行撫按轉行道府估工議費另行題請從之 三月庚
子大學士申時行等陳安民之策內云昔成化中議開

通惠河京師訛言至以為黑肯之應遂命停止嘉靖初
始復開浚成之至今為利臣等以為墾田之舉但宜斟酌
地勢體察人情其沙鹺不堪之處不必盡開其見種
黍麥之田不必改作應用夫役官為僱募如潯沔等河
既難疏治暫行停罷要在不拂民情不失地利乃為謀
國之長策若以此為害民之事則臣等不敢以為然也
上曰覽奏深切治理實議舉行 癸卯福建道監察御史
史王之棟題尚寶司司丞徐貞明奉詔書與西北水利

事其他不敢臆說以瀆天聽惟潯沱一河為真定大患
詢諸父老謂此河不可以人力治者併貞明所建議別
為不可者十有二事一謂水迅土沙難以修築徵派分
出地方滋擾二謂堙塞無定故道難復三謂深州故道
枉費無成且水滂漂汧流派難分四謂挑浚狹淺難殺
水勢且淤沙害田難資灌溉五謂費少不敷必資剝削
恐生民怨六謂羣聚不過勤勞不息恐致他變七謂引
流入衛恐妨運道八謂三輔庫藏倉貯不可罄竭九謂

減價易地奪民業生怨十謂工夫鱗集蹂躪為害十一
謂不可侵擾附邑十二謂供費浩繁羽士募化非體辨
駁甚悉上命會議工部覆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徐貞明
自奉璽書以來勞瘁道路已垂一年續所報開墾成熟
田數則已三萬九千餘畝其為畿輔利不淺鮮也但盧
溝潯沱二河之工實有不便如御史所言者上曰國家
舉事當順人心這墾田水利既稱不便先前踏勘時何
不題請停止以致輕動擾民建議各官本當追究但本

為公姑恕之水田事務着遵旨停罷徐貞明即便回京
先為上覽部覆欲罪建議諸臣輔臣力為救解得免

五月癸卯雲南道監察御史毛在題臣巡按貴州事竣
報命路由運河見水道淺澀糧艘壅滯當事諸臣隨事
料理悉心計議糧船之進不宜專急於過淮過洪先須
通其咽喉使開河無碍上令該管稽查整理 十一月

辛丑河南撫按官衷貞吉等題中土災沴百姓流離欲
將開封等府地方湮淤河渠動支倉庫銀穀小民願自

出力者通行修浚并建設閘壩以備旱澇以為興利聚
民之政工部議覆上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五年四月乙亥戶部覆兩淮巡鹽御史
陳遇文條陳海州舊有薔薇河一道以通臨供興莊鹽
運乃年久淤塞遂致繞道東海方達淮安中間苦難較
前十倍乃自窑灣起至周家堰共長二千六百三丈五
尺工價銀共一千二百五十四兩九錢七分五釐此處
挑濬有便鹽運上曰可 丁亥工部奏黃淮二瀆逼近

祖陵關係甚重自寶應以下鹽河興化一帶海口應濬
應通合沿漕撫巡按衙門管河司道議之淮揚水患西
南有淮泗西北有黃河高寶江都有西山諸湖之水以
衝動漕堤湮沒民田已非一日聞寶應至廣洋射陽與
高郵江都各路皆有入海惟支河淤塞而不通湖水泛
濫而無歸為今之計又當備查疏通支河海口不患其
不深矣 七月庚子廣西巡按御史蔡系周陳鹽法七
事六曰謹河道廣東至梧州水勢甚平梧州至桂林雖

險亦易惟桂林至全州中經興安縣陡河原有陡門三十六座向係五年大修三年小修十餘年來廢弛弗舉舟楫難通遂致鹽運坐守日月所費不貲今查興安分水塘中間直下入中江原設大石減水陂一座一百餘丈截水不致直瀉要南一路自興安縣北門至三十六陡南岸衝壞去處估計修築計費不滿千金即於鹽利內動支七曰專職守議將鹽務併之清軍同知章下戶部丁未蘇松常鎮所轄諸縣俱颶風驟雨數月不息

洪水暴漲漂民廬舍無算詔各府錢糧蠲免停折有差
戊申鳳陽撫按楊一魁等各題淮揚二府屬高郵等
六州縣富安等十五場俱被湖堤積水淹沒田地議設
建閘疏水計估工費共用銀五萬四千七百七兩議將
兩淮運司歲修鹽河積年積貯在庫銀一萬四千七百
兩淮安府庫原修歸仁堤節省支存銀七百七十兩及
撫按鹽三衙門會批不應起解贓罰紙贖及原准工部
題留徐州採辦花石料價等項銀內截流湊支戶工二

部如議覆奏報可

九月乙卯文書房口傳聖旨河道

歲用多少錢糧如何常有淤阻沿河該管官曾否開報
着工部查職名來看工部列名以奏得旨近年河道安
流該管官不無懈弛間有淤淺亦不即行開報疏濬致
有阻滯仍通行嚴飭有怠玩誤事者該部科指名叅奏
十二月丁卯工部題泉河閘壩事宜將衛水先儘漕
運勿以灌溉相妨茶城口務保萬全勿以苟且塞責坎
河口作何捍禦使蓄洩可恃管泉官作何責成使職守

不墮至閘河禁例奉有累旨一應官民船隻待積水而行有違抗爭先者毋問官豪勢要徑呈本部以憑叅治從之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歷十六年二月乙丑工部題覆沁水入黃河衛水入運河其來已久頃者沁水決木藥蓮花口而東督河楊一魁有因決濟運之議謂沁水方決其勢悍塞之難固而導沁入衛其勢便而助運易固一說也及科臣常居敬往勘會撫臣衷貞吉按臣王世揚議謂衛輝

府治卑於河藩封新建恐決開而勢不可禦有衝激之慮且沁水多沙善於入漕恐反為患不如堅築決口闢河身以吐南行之氣而衛河急加疏濬下民間引水灌田之禁尤完計也詔從勘議 四月己未工部覆科臣常居敬條上漕河事宜一嚴啟閉以杜淤淺請申飭山陽通濟等閘三月初運畢即為封鎖瓜州二閘俟蘇浙運畢封鎖官私船隻照舊車盤勢豪干撓者法無赦一催糧運以謹河防謂四月黃水生則河波驟發漕糧俱

二月終盡數過淮則壩可築而白糧一運每至愆期不
得不緩壩以待之宜督所司填註限單務令漕白二糧
次第過淮以便修築一議錢糧以助河工謂河工銀歲
額三萬而費至六七萬每以不敷停修貽害不小宜核
所在逋負立限追解無為墨吏積胥所沒以致匱竭無
措一稽工料以資實用謂運河延袤千有餘里歲用椿
草繩纒灰石之屬皆河工急須而名實不相覆上下因
循恣為奸弊宜慎加釐飭及修築未久旋報奔潰者追

還料價一重修守以謹河防蓋治河如治邊防水如防
虜邊臣守邊有叙勞之效而河臣奔走風濤拮据之苦
視邊臣尤甚宜於歲終分別紀錄三年類題果有成勞
予之優擢則人心競勸而河防益飭上依議 癸亥勘

理河道科臣常居敬會同督臣舒應龍再上河工一十

四款

前二款
入黃河

一築寶應西堤以束流漕蓋寶應湖口運

道所必經近來挑濬徒勞淺澀日甚緣水勢散緩泥沙
易停議於山陽一帶培築西堤以束水勢令無壅淤則

糧艘不阻一砌邵伯湖堤以免歲修蓋邵伯湖一淺二淺等處正當波濤衝擊而排椿廂板其何能禦應盡包石以捍其銳一濬理河身以利長運自淮安至儀真內河舊三年一濬後歲一浚之久之且置勿濬矣合於重運過畢清口大壩工完之後乘時挑浚并查復淺船之制一酌議分地以便責成以梁境至首閘屬之夏鎮主事茶城至清口黃河屬之中河郎中而夏鎮及南旺兩主事并給關防敕書視河道郎中例以重事權

中三款
入黃河

一設山陽長夫以便河工蓋山陽河夫向皆市僧催覓故增減之弊滋而逃亡莫可禁議令諸僧入銀官催註名立冊按冊撥夫實為長便一寢開支河以防善淤蓋開河水泉不多難分為二宜寢其工一查議故道以損繁費蓋開河出口無不與黃值即改避而南亦難遠害况弱末之流不足以濕淤沙故道之議固應並寢

後二款入

黃俱如議行

五月丙戌勘科常居敬疏新運已臨天

時亢旱再條八事一濬泉源以資灌注一復湖地以預

瀦蓄一築汶河以防滲漏一建閘座以便節宣一設閘
官以肅漕規一給關防以重事權一嚴築壩以便挑浚
一復夫役以備修防部覆如議 七月戊寅工部尚書

石星題山東淮陽一帶河道應修應築如總河潘季馴
勘科常居敬所議添設鎮河閘接築塔山縷堤清江浦
草壩剏築寶應西堤石砌邵伯湖堤疏濬裏河淤淺增
設柳浦灣料廠此當在淮揚興舉者也查復南旺馬踏
蜀山馬場四湖建築坎河滾水壩加建通濟永通二閘

查復安山湖地此當在山東興舉者也地里寥遠工程浩大宜將郎中羅用敬副使周夢暘等分地責成御史不時稽察而總河大臣仍親自查閱工堅可久者從實奏報推諉誤事者即時叅處上是之仍諭河工着各照分定地方用心管理上緊完報不許踈玩 九月丙辰直隸巡按御史高舉奏報魏縣頻年旱荒今秋又被漳水淹沒請蠲秋糧五分仍酌行賑濟上從之 甲子駕幸石景山欲觀渾河趨召輔臣時行等三人及定國公

文壁臨淮侯言恭飛騎而至上已御河岸幄次叩頭畢
起乘橋橋為二道諸臣從上異道而行上命同道後隨
臨流縱觀目時行前曰朕每聞黃河衝決為患不常故
欲一觀渾河今水勢洶湧如此則黃河可知時行對渾
河來自西北古稱桑乾河是也從此出盧溝橋至直沽
入海水漲時亦多洶湧至如黃河發源崑崙自積石龍
門會淮入海衝決之勢不啻數倍黃河每一潰決遠至
數千里自徐州至淮安屬當運道所關最重上曰行河

官應恪乃職時行對近奉詔委任責成並知警惕上曰
經理須要得人時行對皇上留意河道拔用舊人一時
在任皆稱諳練不敢輕率誤事上首肯言須得人者再
時行對如諭立良久乃下命從官先詣功德寺候駕仍
賜酒饌 丁卯大學士申時行題臣等隨侍聖駕幸石
景山臨觀渾河伏蒙皇上召臣至橋次示以水勢且言
黃河衝決經理須人臣等承面諭不勝歡躍仰見皇上
一遊一豫莫不以國家為心民患為慮即堯舜其咨之

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敢以河道利害為皇上悉陳之渾河來自西北古桑乾河至天津直入沽海當其泛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道亦不近城郭猶未足為深慮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雒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至淮安與淮水合當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夕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千里之堤一瞬而成洪流湍激洶湧比渾河不啻十倍先朝

時決時塞皆命重臣經理而後成功未有數十年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為鳳泗祖陵則防其西侵為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為淮安數百萬生命則防其南決故功力鉅而責任難未有不得人而成功者也皇上得人之力諭於治河要務一言蔽之第臣等雖奉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體欲乞特降明旨轉諭河臣俾曉然知皇上憂勤之意而從事河渠者且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報曰朕聞黃河衝決為害不常欲觀渾河以

知水勢昨見河流洶湧應知黃河經理倍宜加慎河道
官應行文知會務一勤永逸勿以勞民傷財為故事至
選用務要得人吏工二部知之

明神宗實錄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萬歷十六年都給事中常居敬上查理沁衛二河疏云牌行該道看得此番行查係奉欽依事體重大駁行二府掌印官行令劉薛二同知及會委臨河汲新河武等七縣各掌印官勘議俱親詣沁衛二河踏勘

間當據汲新輝獲等縣社里老等告稱衛河發源在
於輝縣蘇門山下其水陡峻通流灌田不過芟須並
無淤阻其沁水河身寬一里有餘衛水河身寬不過
三四丈先年曾遭沁水衝開木藥店蓮花池堤口附
近地方俱受淹沒且流入獲新二縣城門用土屯塞
漂流民舍淹沒民田一百二十餘里衛輝府關廟巷
口行舟衝倒民房八千餘間壓死男婦陳可立等百
十餘口等情各具告到官會看得引沁入衛固殺黃

河之流且濟運道之便但恐沁水本大若一入衛河
二水合流勢必滔害不惟各縣民居民田深有可虞
況潞府新建方將高其堤預其防惟恐不固而敢引
沁以貽不測之患等因到府又准本府同知劉應聘
會同衛輝府同知薛應麟關稱各親詣衛河源頭踏
勘得衛水流清土堅原無淤阻雖有軍民水田益為
水由地行故乘勢以資其灌溉非敢阻塞以專其利
也前此雨暘時若源泉不枯河水盈溢漕舟無滯年

來亢旱泉源不流而漳河以下諸水亦俱淺澀因此
衛流愈覺細微此議者不得不歸咎於居民灌田至
于引沁入衛謂於漕河有濟也但查沁水原無支流
可以通衛今欲因衝決之道而遂挽之以入衛則目
前似足以助衛濟漕而將來水緩沙停其終必致淤
塞則既見其利而又思其害是不可不為深長慮也
等因會關到府尤恐不的隨該本府知府趙以康會
同衛輝府知府周思宸親詣前項河口逐一踏勘會

看得衛水枯涸併沁於衛則衛水大而漕舟可行豈
不曰運道有所裨益哉但衛小沁大則其勢難容衛
清沁濁則末流必淤如先年沁河一決而臨清東昌
等處遂至淤塞徵之往事竊恐不減黃河之害而又
增運道之梗斯時歸咎誰其任之且沁衛地勢高下
殊縣必須創開河身沿河築堤此其費地費工固為
不貲而伏秋水漲橫流滔天則生靈城池不可不為
之計也此皆前人已有成說利害較然如曰姑舍是

而輕試以建非常之功非職等之所敢擅議也至若引水灌田誠當禁止但末流之微細實起於源頭之枯竭即今三年亢旱泉源幾至不流有如昨歲運道阻澀漕院差官守視衛源盡導上流而管河道亦駐劄輝縣親至泉所禁之非不嚴也斯時田禾日槁而衛水不增則其故仍不係於淤阻也惟是漕運重務係關匪細合無以後水源有餘則從民之便而不妨與民同利亦可也如水源不足則禁其引灌而專以

濟漕等情該臣會同巡撫衷貞吉巡按王世揚議得
古今論治水者孰不曰順水之性行所無事哉然而
地當中土勢有重輕利害所關又非可以嘗試而漫
為者沁河發源西晉經帶河內沛然東下勢若建瓴
惟至武陟城東復折而南與黃河會流以故昨秋暴
漲東隘難行遂致潰溢直衝木藥店決蓮花口滔滔
東注則引沁通衛其勢良便也但細查衛輝府治地
既卑下河復狹隘狂流灌注容受為難即今獲嘉已

成巨浸新鄉亦若浮盂該府城垣去河不遠衝決之患殊為可虞況今藩封新建關係尤重昔人所謂不與水爭利者誠有不得而槩論者矣且沁水沙多善淤一入漕渠淤墊閘座昔有左驗恐利未得而害且隨之也既經道府勘議明悉又該臣等親閱相同仍應堅築堤壩寬闊河身務使南行無滯庶為長策至于漳衛上源據稱天旱泉微誠有之矣但民間灌溉壅遏泉流致妨運道合行該道將一應私壩悉行拆

毀如遇雨少泉微盡令導入漕渠以濟糧艘河北分
巡道仍不時周行巡察禁治如有阻撓許巡漕御史
拿究如是則沁不得以病衛衛又得以濟漕其于國
計民生均有裨益矣

已畧見實錄再
書其全疏於此

又查理河漕

疏云照得國家定鼎燕京歲輸漕糧四百萬石運艘
涉江淮經徐邳入運河抵京師濟寧以北必資汶洸
泗沂諸水而徐邳以南必資淮黃二水濟之俱會淮
安外河掠草灣歷雲梯關入海北高南下勢若建瓴

淮弱黃強時有衝阻弘正以前姑不必論嘉靖末年河道日益多故歸德而下丁家等口忽然衝塞黃水不從小浮橋故道達徐初徙於溜溝再徙於秦溝三徙於濁河口於茶城相近全河逆行至嘉靖四十四年徐邳一望瀰漫不辨州里該先任尚書朱衡改建南陽新河運道復通自老黃河故道既失雲梯海口未疏隆慶年間河決於崔鎮淮決於高堰寶應興鹽等州縣遂成巨浸水泛沙停轉運甚艱至萬歷六年

先任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東水歸
海使由故道民獲安堵漕得順利已逾八年其功昭
昭在人耳目惟是支河既塞海沙尚高一帶河身日
漸淤墊決塞之患比歲稍多在淮安上流不分全河
直衝范家天妃等口通濟福興諸閘歲苦衝淤王公
堤屏蔽清浦歲遭二瀆嚙射隨修隨圯勞費不貲在
徐州下流不分黃水倒灌古洪內華諸閘淤塞日久
今幸極力挑通萬一黃河暴漲不免復淤阻滯運道

關係不小高寶一帶由淮引黃河渠日高雖有河堤
越河足避風濤然邵伯寶應二堤尚未包砌土堤單
薄巨浪乘風傾潰可慮善後之計不可不圖謹將淮
揚應議應舉工程欵列開呈等因到臣臣先同劉懷
恕等自上而下由豐沛經徐邳以至桃清復同侍郎
舒應龍等自下而上由清浦以至古洪梁境一帶或
艤舟閱視或登陸荒度看得豐縣田劉口河勢掃灣
原有縷堤坍入河中新築月堤一道堪以防禦郭家

灣匙頭灣栲灣等處雖係迎溜見今修築埽壩亦
無大害徐邨自桃源五百餘里河身就下河岸甚高
遙縷二堤俱無衝決歸仁集高家堰范家口續修石
工俱各堅厚寶應越河運艘甚便惟古洪河口去秋
濁河倒灌今雖挑通尚屬可虞清江浦一帶運河與
黃河僅隔丈餘王公堤二百九十丈二瀆南徙衝刷
日甚堤懸一線勢甚危急至於高寶西堤邵伯石堤
俱屬要害委不容已一一查閱明白議照我國家輓

漕東南全賴河渠古洪以北必資汶泗諸水徐邳以南悉藉淮黃二瀆河雖不同利害相因故理漕必先於理河治黃即所以治漕誠不可一日不講也然徐州以上之河恐其潰而入有衝決之患徐州以下之河恐其潰而出有漫散之虞審水性之順逆酌時勢之緩急要非可以執一而論者往無論矣嘉靖初年河漸北徙濟寧魯橋以下河道淤填至嘉靖十三年該副都御史劉天和挑濬河身復修閘座四十四年

河決沛縣舊河淤塞該工部尚書朱衡開通南陽至
留城新河徐邳以上河道賴之隆慶以來黃河決崔
鎮等口淮河決高堰等處二瀆漫流水緩沙淤運道
艱阻該右都御史潘季馴創築遙堤盡塞諸決兩河
復合沙刷水深運道民生均有裨益徐邳以下河道
賴之雖先後河臣經畧良畫尚不止此此其功之最
著者也惟自萬歷十四年以來清河以下一決范家
口而全河幾奪一決天妃壩而福興漸淤徐州以上

濁河灌注古洪阻塞要害之地委屬可虞然則有思患預防之心者安得不為補偏救弊之謀哉但據稱上源小浮橋之路久塞故道當復也支河當開也下流之老黃河難復三壩當拆也草灣當濬也此其計慮甚周而用心良勤矣臣等隨處查勘虛心商度故不敢曲徇以苟同亦豈敢有心以求異然而勢當酌其所急功必期其可成苟或心思雖竭而經理實乖議論雖多而治效則鮮於河道終無補也今據司道

會詳臣等復加酌議謹將應舉應停工程事宜款列
分別上請其當行者雖無新奇之見而實切於事機
其當止者雖嫌意見之殊而實採之輿論河漕重務
彼此何心要皆求以便國計謹題請旨

條上一十四
款畧見實錄

又疏云照得國計莫重於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
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
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濟運
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汶流分濟南北

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
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
雜於沙礫則湮塞甚易湖地侵於豪右則清復為難
至於事權間多牽制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
地脈漸微運艘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
茲者上厪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
博采羣策列為八事雖率循不外于舊章而經畫似
闕乎要務謹題請旨 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查得會

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
為五派至于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
縣入南旺者為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
為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
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充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
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閼之患也乃平昔之疏
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
近據管濟寧道按察使曹子朝分守濟南道叅政呂

坤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
五泉萊蕪縣韓家莊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
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
自此之外安知無湮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
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益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
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
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又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
沙淤漫者濬為河泓俾深五尺闊一丈則水得所歸

而趨壑亦易矣然各泉坐落各府州縣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三四百里管泉分司豈能遍歷近奉聖旨各分守道兼管已為得策矣臣以為仍當責成各州縣掌印官督率夫老不時疏濬每年終分守道會同管泉分司將各官新泉搜出若干舊泉廢棄若干類報總河衙門分別獎戒庶人心有所警惕而泉流足濟運道矣 一復湖地以預瀦蓄查得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盜決有禁占種有禁

誠重之也乃今則不然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
因歲旱水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
以補魚滕兩縣之賦於是諸河之地平為禾黍之場
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為湖低河高之
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愴若故矣除安山湖批查未報
外今勘得南旺湖周圍九十三里計地二千七百頃
原有斗門一十四座止存關家大閘常明口二處其
餘邢通口孫強口等十二處俱已湮塞合行修復本

湖東邊高阜地量留護岸一里共計一百六十二頃
南北留護岸地半里共計一百一十六頃一十畝令
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為
封界湖內北高南低應於中亘築長堤一道自吳家
巷天字號起至黃家寺止長一十四里根闊一丈五
尺頂闊八尺高八尺界為二區寺前鋪張住口建斗
門一座以便上下接濟馬踏湖周圍三十四里零二
百八十步計地四百一十餘頃俱應退出還官其東

北空缺處長十里零二百四十步應築土堤一道約
東湖水不使洩漏西岸原有王岩口滾水石壩年久
滄沒合行修復蜀山湖周圍六十五里零一百二十
步計地一千八百九十餘頃除宋尚書香火地六頃
并高亢地八頃五十三畝照舊令民佃種納租外其
餘地一千八百七十五頃四十六畝二分俱築堤蓄
水東岸季泰口閘以下十五里原有馮家滾水大壩
相應修復馬場湖周圍四十里零三分內高阜地九

十三頃二畝先年召種納課抵補魚滕縣糧今查前
項補足責令退業還官并低窪地六百四十頃四十
二畝九分俱築堤蓄水內有安居斗門三座合行修
復至各湖占種麥田法應追奪但念年荒民貧且成
業已久收成將近候麥熟之日令其芟刈照地退還
以上各湖應修復斗門閘壩堤岸工料人夫等項細
數冊報外通共該銀四千七百一十七兩七錢於充
州府庫河道銀內動支修完于湖口豎立大石明註

界址斗門以杜侵占如是庶法紀明而漕河永有賴矣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查得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則漕盈汶洩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西趨鹽河為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侍郎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留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

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為完計哉臣等督同管河同知陳昌言東平州判官張汝榮等會估得本口應修滾水石壩一座計長六十丈面闊一丈底闊一丈五尺深入土四尺出土三尺并鴈翅細石及橋木鐵灰工食等項除細數冊報外通共計銀八千一百六十七兩四錢一面辦料興工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汶其有全利乎

或者以地多沙磧恐築之不堅不知石灘之外原有老土石壩不高入土已深其勢自固且汶河隨漲隨消終非黃河比也又何衝決之患耶如是則一勞永逸而歲歲補石之費亦可免矣 一建閘座以便節宣夫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而其流無窮所以搏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鋪閘至天井閘則延長七十里東昌

通濟橋閘至梁家鄉閘則延長五十里閘啓水洩積蓄為難司河者每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名為活閘苟且一時終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漕無惑乎舟行之艱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閘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梭堤集地方建閘一座名曰永通俱照各閘事規啓閉濟運除各匠役工食候工完扣算外每閘估計粗細

石料并木椿鐵麻船隻等項各該銀三千九十五兩八錢九分五釐於東兗二府河道銀內動支每閘開夫三十名溜夫五十名即於各縣停役夫內撥用如是則關東有具節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閣矣 一設閘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為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為便查得運河一帶閘座每閘設官一員統領夫役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成棗林上下水平

閘面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閘官裁而不設間付之南陽閘官無理之邇來天時久旱河流細微木閘水淺啓閉為急尚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闔闢勢如呼吸一不得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閘夫之手在官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為簸弄既以病商復以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也不知閘官雖卑職掌猶在且廩俸無多國家亦何惜此五斗而令

河道要害之地為無人之境哉合於棗林并新添二
閘各設官一員俾司閘務庶職守得人而漕規不廢
矣 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於河漕故
於泉閘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專責成也
各管河郎中俱奉有敕印是以文移稱便惟南旺管
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管泉管閘
先年曾以二人理之今并責之一官其任亦重矣督
理乎十六州縣之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

文移臨之即旁午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河臣欲其昭
法守而一衆志也難矣且糧船過閘例應十日一報
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
殊非一端夫以一閘官之微尚有條記關防何獨於
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
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
緒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防閑未免稽違河務近
見邸報楊村管河通判已奉明旨給與關防則兗州

府管河同知事體相同合無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 一嚴築壩以便挑濬照得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洄之時遂將河口築壩合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候來春冰泮之日開壩受水是冬則以河之水滙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

力以緩築為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尚不得築者不知天寒冰合乃驅荷鍤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乎及寒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速啓為請百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無請賜明旨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

舟勢豪船隻不得橫擾該管官員不計阿徇違者聽
督撫衙門叅究大書刊石於南旺板閘二處以便觀
覽如是則明旨森嚴人心惕怵不但便於挑河亦且
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 一復夫役以備修防
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為多各項夫
役俱不可缺查得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
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淺鋪堤夫名數不
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

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備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雇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調度徵發為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堤夫八

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橋閘量添
閘夫十名庶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
肆意安閑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
愴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陳
昌言通判王心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
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部覆奉旨依議行

實錄止載
款目故於

此備
錄之

又清復湖地疏云查得安山一湖周圍共一

百里其間東北自通湖閘起至西北焦天祿莊止計

長十三里自焦天祿莊起至西南王禹莊止計長七
里零自王禹莊起至東南青孤堆止計長九里零自
青孤堆起至通湖閘止計長七里零周圍共計三十
八里此係水櫃堪以積水者也但湖形如盆碟高下
不甚相懸水積於中原無堤岸東南風急則流入西
北燥地西北風急則流入東南燥地未及濟運消耗
過半且自許民佃種以來百里湖地盡成麥田先年
總理河道傳都御史履畝分析除徵租銀二千六百

五十三兩歲抵魚滕二縣秋糧外其低窪處所封為水櫃法非不善但統籠無界禁例不嚴民情無厭漸至今日殆無曠土矣為今之計應將水櫃三十八里築一高堤堤以外照舊佃種徵銀堤以內挑深蓄水管河通判等官不時巡歷庶堤界既明人無盜種之弊矣至于安山閘邊原無通濟積水二閘不便出水訪得萬歷九年有金把總曾于八里灣掘溝放水人甚稱便至今形迹猶存應於此處建閘一座又西北

地名似蛇溝其地更低水勢散漫應於此處亦建閘一座庶於舊閘入者於新閘出蓄洩得宜漕河有賴矣等因臣等會議得設湖蓄水本漕政之良規清湖濟漕實治河之要務自南旺而下四百餘里始達衛河其間全賴安山一湖積水濟運所係之重何如也惟自召佃之弊政一行而豪民之侵占無已變沮洳為膏腴視官湖為己業日侵月削久假不歸寸土無遺殊可痛恨即今久旱河淺百計疏濬如抱漏卮沃

焦釜傍徨無策皆緣水櫃未復之故也及今則清湖蓄水真若蓄艾豈非第一義哉侵盜奸民本應盡法重究槩奪還官亦不為過但私相授受其來已久展轉耕佃已非一人且四外高亢之地不便瀦蓄終成曠廢據勘將少窪之地三十八里周圍築堤封為水櫃既可以免滲漏易竭之患又可以杜強梁無厭之謀似亦計之得也外八里灣似蛇溝二處便於放水委應建立閘座其築堤建閘之費初據各官議將盜

種湖麥刈半入官以為工料之需但恐饑民乘機起
釁且非大公之體仍聽本主收割前項經費相應動
支河道銀兩應用清理之後大監石碑明立文冊又
必嚴盜決之禁定巡視之法如是則一勞永逸而國
朝水櫃之良規庶幾可復矣濟運通漕豈曰小補之
哉謹題請旨發部議覆奉旨這湖地依議築堤仍畫
定界限永遠遵守如有侵占盜決等弊照前旨着實
叅治其各處泉湖蓄水濟運的都着一體查清整理

河防一覽

是年都給事中常居敬題准增修鎮口閘一座先是山東汶泗清流勢必假道茶城出口會黃自隆慶四年至萬歷十一年每為黃流倒灌稽阻重運漕撫尚書凌雲翼議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建內華古洪二閘遞為啓閉以避黃淤前年黃水大發河與閘平淤塞甚遠挑濬稱難至是居敬請建前閘去河僅八十丈以行糧運自開泲後預行挑濬專備回空

南河全考

是年開諸閘月河板閘清江福興通濟新莊各閘上
隔黃河倒灌之患下便節宣之勢近來黃強淮弱五
壩不通閘座不閉以致泥沙內侵伏秋水溜漕舟上
閘難若登天每舟用絳夫三四百人猶不能過用力
急則斷纜沈舟故是年於各閘旁俱開月河一道避
險就平以便漕輓

淮安府志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

江南按察使傅澤洪撰

運河水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三月甲子工部言運河水源淺涸
全賴南旺蜀山馬場等湖蓄水接濟嘉靖間兵部侍郎
王以旂築大堤封為水櫃年久圯廢往年科臣常居敬
踏勘議於南旺湖築長堤蜀山馬場湖各築子堤今總

理河臣潘季馴言水勢瀾漫長堤子堤俱在湖心難以
施工宜將嘉靖年間舊堤培築高厚其納水處所不便
築堤仍密栽柳樹以為封界報可 五月己未詔修守

清江浦運道 七月丙辰南京禮科給事中朱維藩言
南京內城三山門直溯江流舟船如織而今已湮塞各
府倉糧悉由水道用進今盡失其舊舍舟而徒費不可
言臣以為在倉糧則宜會計其數凡支幾年少則分投
督催又不敷則於豐足處收糴在河渠則由城外以達

城隅責成所司作速挑浚章下戶工二部議覆各府未完米糧除現災緩徵外餘嚴督徵解工覆河渠淤塞責成都水司及應天府水利官查勘設處俱允 八月己卯漕運總督舒應龍等條議漕務五事一渡江限期下江浙江原有挑河銀一萬兩今則什不及一以致松蘇一帶裏河淺涸宜每歲秋盡築壩之時盡行䟽導使漕艘得以及期渡江一遠船起剥糧船赴北向以張家灣為住泊起剥之地至隆慶四年議由通惠河至石土二

壩請自今到灣悉聽雇船起剥部議覆從之 十一月
辛酉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周繼言上海縣李家浜老
鶴嘴築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武進縣橫林等處淤
淺已甚運河泥底盡露築濬之功不可緩據所用工費
在築海塘計該銀八萬兩在開運河該銀六萬兩乞於
南京帑銀內給發責令趁時興工工部覆內外匱乏大
工並舉恐非所宜南京帑題發已四十萬兩亦難再請
合候水利工完漸次舉行漕河果係淤塞應行挑濬即

於河道漕運衙門修河正項銀兩動支報可

明神宗實

錄

是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修建邵伯湖石堤一道長
一千二百八十丈補舊石堤六百十三丈

南河全考

是年築西土堤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於湖
之東築八淺石堤長八十五丈六尺又兼漕水旁潰
入寶應湖以致流緩沙停自黃浦至三官廟之西築
西土堤長三千六百三十五丈東水由漕以省挑浚

之費

淮安府志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七月庚申以南京河渠工完叙有
功員役侍郎張檟等陞賞有差仍詔以其餘銀歲修河
渠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十九年三月乙巳總理河道潘季馴議以
鎮口閘去河甚近雖淤易為疏通宜照舊道挑濬科臣
復稱引衆議欲開月河以分水勢通蘇洵湖以導積水
部覆上命河漕等衙門勘議妥當具奏 閏三月己丑

兵部題右都御史潘季馴議稱漕河自溜溝至姜家橋
一帶堤岸係運舟牽挽必經之地因在湖中屢遭風浪
衝塌宜用石包砌每三里留水門一道計用銀九千四
百四十兩於歲修并輕費米銀內動支着如議行 七
月丁卯鎮口一閘遇挑濬時糧艘民船停留數日巡漕
御史賈名儒請將本閘之東有新開支河處再開一口
建閘三座名為東鎮閘與西閘遞相啓閉使挑濬行舟
各不相礙其工費取辦歲修銀內乞作速勘議 十一

月癸亥工部題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條議

前四條分入黃淮二河

一浚河湖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閘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潘家閘西築攔河一壩使汶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又于李家口設減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前議新砌湖邊石堤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堤於運道民生所利非淺但功費浩大合依所議備行淮揚撫按官查勘另行題

請着依擬行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九月乙酉工部覆總河舒應龍漕撫陳于陞勘河張貞觀按臣曹楷王明會題先年議開鹽河海口洩湖水固運堤分為東西北三工今東工告竣北工有緒惟南工錢糧缺乏未舉而東工尚當濬港開支北工改挑取直南工開新河浚舊河通計工費一萬五千八百議動運司挑河等銀及先復江都三塘以驗灌漑乞行總河督撫科院諸臣照限興工報完詔可

十月丁亥兵部覆議給事中張貞觀言淮揚運地咽喉徐邳則繇海入江之徑道宜再募土兵一千合瓜儀等兵增一叅將專駐揚州再於徐邳募土兵一千五百量與各衛軍丁訓練以備調發報可

明神宗實錄

或有問於馴曰清江浦一線之堤廣者不過三四十丈窄者僅二十餘丈兩河掃汕能無慮乎馴應之曰陳平江開鑿清江浦一帶通河濟運所留堤址原只如此問者曰何以徵之馴曰不觀車盤五壩乎五壩

去河僅二十餘丈進船水溝每為濁流所淤常事撈
濬如更廣也何以能車盤也今河由草灣清江浦淤
沙稍遠船遂不能進矣此正陳平江之妙用也又不
觀之惠濟祠前之石堤乎乃宣德年間之所築也其
廣亦不滿二十丈此古跡也豈亦剝削而然哉且各
處遙縷堤面廣不過二丈餘尚欲恃以為固矧於二
十丈者乃云不能守乎若每歲埽護之工及磯嘴壩
之築則不可少耳或有問於馴曰沔河膠河與海

運之議何如馴應之曰二河之不可成備載勘議諸臣之疏一覽自悉然馴之意則謂不當辨其可成與否也假令膠洳告成海運無阻將置黃淮於不治乎亦將併治之也夫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蓋自宋元以前惟欲避河之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之說為上策自永樂以後由淮及徐藉河資運欲不與之爭得乎此之謂難然以治河之工而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以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以一歲

不治一舉兩得乃所以為善也故宋元以前黃河或
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此兼
漕之利也今欲別尋一道遂置兩河於不治則堯舜
之時泛濫於中國者此河也縱使漕艘無阻民可得
而食乎況膠河去河尚遠若泲河必從直河沂河等
處出口復與黃合而中段相隔之地近者僅三四里
每歲水漲勢必漫入可不治乎如欲併治則張官置
吏設夫備料歲費不貲一之不支其可再乎至於海

運之說尤為支漫往歲已有明鑑不必瀆陳卷查萬
歷五年十二月內節奉聖旨近來河淮為患民不安
居朕何嘗一日不以為念先年以運道梗塞不惜重
費欲別求一道以利轉漕乃議者謂治河即所以通
漕遂降旨專責當事諸臣著一意治河欽此大哉王
言可為萬世著鑑馴又何容復贅問者曰夏鎮新河
非別尋一道乎馴曰此河僅於閘河中直截一段至
留城仍歸原河出茶城

即今鎮口

仍與黃會此與三沽舊

河無異特欲避卑就高非棄黃河於不治也治河者
審之 或有問於馴曰濬睢河以為通運旁行一道
且可殺河流也其說何如馴應之曰考之括地志云
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取慮縣入泗過沛
浚儀取慮二縣皆隸河南漕河圖志云宿遷縣小河
在本縣東南十里源自開封府黃河來流經歸德州
虹縣宿州至睢寧縣東南流六十餘里至小河口以
入漕河蓋括地志所載乃黃河入北海之時故止云

睢水而不及黃河漕河圖志所載乃黃河南徙之後
故直指黃河來流也淮安志云小河在宿遷東南十
里以其淺狹故名查得弘治六年侍郎白昂曾導水
自歸德小壩地方經睢寧至宿遷小河口入漕河北
因河決河南之金龍口衝張秋勢甚危急故濬此河
以殺水勢耳然不久遂淤蓋河不兩行徐邳之河與
小河必無並行者今自徐溪口迤北直至永城縣一
帶俱成平陸復之亦頗不難但恐此河一開則徐邳

必塞若徐邳不塞則此河必復為平陸且均一濁流
也在徐邳大河則淤在新復之小河則不淤恐無是
理也况小河口而南至清河縣尚有二百三十餘里
假如近歲河決崔鎮桃清為塞不知南來運艘將從
何路達睢河也問者曰止濬雙溝永涸湖一帶使艘
從九里溝出小浮橋倘徐邳正河淤塞此不通而彼
通可無阻也馴曰此河原甚淺狹且湖水常盈濬工
難施若正河淤塞黃水盡從此河則泛濫無歸非特

牽挽無路而經行於樹椿基礫之間必致觸敗與由
決何異也若正河不塞而此河僅分支流則徑由正
河可也何必去平就險為哉 或有問於馴曰改沁
入衛以殺黃河之勢何如馴應之曰黃可殺也衛不
可益也移此與彼不可也衛漳暴漲元魏二縣田地
每被滄浸民已不堪況可益以沁乎且衛水固濁而
沁水尤甚以濁益濁臨德一帶必至湮塞不可也又
問水集有引沁至長垣界經張秋出永通閘入運濟

早語亦未知沁之濁也一溝之渠寧能當此濁流乎
沁可引黃亦可引矣或有問於馴曰五塘蓄水濟
運先年設有隄閘今皆圯矣可不復舉乎馴應之曰
馴初至之時亦嘗銳意求復反覆行勘查得小新塘
與雷公上下二塘相接西去揚州郡城十餘里水由
淮子河入漕河句城塘西去揚郡幾三十里水徑奔
儀真由響水閘出江四塘皆隸江都縣唐長史李襲
譽所築也陳公塘隸儀真縣其水亦奔響水閘出江

漢廣陵太守陳登所築也句城陳公二塘地形高阜
水俱無源惟藉雨積小新上下雷三塘受觀音閣後
及上方寺後并本地高田所下之水而局面窄小蓄
水無多故漢唐二臣築塘積水以為溉田之計非以
資運也今若慮漕渠淺洄借此水以濟之則應任其
直下不宜築塘以障其流且冬春運河水淺彼先洄
矣若慮湖水漲漫借此塘以障之則諸水皆從揚儀
徑奔出江與諸湖了不干涉也如欲復前人之故業

蓄水以溉高亢之田於民未必無益但民間承佃為
田輸價不貲歲納之課亦不貲必須盡行償貸築堤
建閘費尤不貲必須大為處分矧田高之民欲積田
窪之民欲洩築堤建閘之後盜決者多必須添設官
夫防守當此勞費之後災傷之餘種種難於措辦故
馴謂其是尚可緩也

以上河
議辨惑

諸湖堤岸見議加幫

高厚且多減水閘尋常之水似可無虞矣但或霖潦
彌月山水併發則又不可不預為之計也查得沙壩

并芒稻白塔二河俱可洩水當事者應慮私販鹽徒
潛通間道每每築壩斷流殊不知欲禁舟航何須築
塞何必密布椿柵仍委白塔巡檢嚴防越渡船隻瓜
儀諸閘一體開放閘口攔以木柵則湖水可洩而鹽
政稅課亦無妨矣 寶應縣之西十餘里有白馬湖
其當湖心而東即所謂八淺堤也往歲堤決湖水奔
逸建瓴而下舟楫過者少遇西風輒沉溺不可救其
決處闊八十餘丈深且二丈五六尺而水勢湍急莫

可名狀雖不惜費寧能與水角力哉屢築無功覆轍
可鑒也乃議從湖心淺處先築西堤一道以捍其外
仍於河之南北截壩二道暫令運艘越湖而行堤壩
成則八淺正決渚水不流捧土而塞之矣是築西堤
者乃所以塞東決也但東決雖塞西堤終不可棄必
須歲加修築仍密種檣柳茭葦之類使其能當濤浪
則東堤不守而自固矣此當於冬初預行寶應縣掌
印管河官料理可也 寶應縣月河自黃浦至三官

廟前長二十里水多旁潰入湖是以流緩沙停新聞
一帶淺阻為梗今加築西土堤一道長三千六百三
十五丈以束漕水可省挑濬之費須責夫看守栽植
芟柳加意培護歲修之工可勿緩也 河口諸閘之

設先臣平江伯陳瑄殊有深意蓋節宣有度則外河
之水不得突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漕非惟清江板閘
一帶隄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緩此一派急流矣但
啓閉之法非嚴不可如啓通濟閘則福清二閘必不

可啓啓清江閘則福通二閘必不可啓啓福興閘則
清通二閘必不可啓河水常平船行自易單日放進
雙日放出滿漕方放放後即閉時將入伏即於通濟
閘外填築軟壩秋杪方啓悉照先年舊規與近日題
准事例行之其於河道關係不小也 舊通濟閘逼
近外河河形淺直水勢洶湧不便啓閉而朱家口一
帶堤岸尤為難守今移閘於甘羅城旁改河於西南
隅而於舊閘內半里許築攔水大壩一道置朱家口

於度外似為得策矣但大壩最為喫緊萬一傾圮則
新河與舊河之水併瀉入閘勢必不支每歲四月初
須專委一的當義民官撥夫十餘名量備椿草守之
毋忽毋忽議者又謂從大壩迤東兩頭直接泰山築
堤一道僅三里許則壩東與高堰七里墩迤北兩岸
一帶堤岸俱不須守而堤內之田皆可耕矣冬涸之
時夫力稍暇即宜圖之江南丹徒丹陽一帶河道
原無水源藉江為源潮長則開京口閘以放舟潮落

則下板以蓄水倘若水涸舟膠則丹徒閘亦係通江
支河放水可濟潮水既落車戽亦可須臨時斟酌申
嚴啓閉守閘者勿弛禁也 徐北鎮口黃運交會之
處伏秋黃水大發時多灌入本口動至淤阻原任中
河郎中陳瑛勅建古洪內華二閘近該工科都給事
中常題建鎮口一閘如遇水發下板謹閉俟黃水消
落即啓閘縱水外衝而漕河無淤墊之患啓一閉二
悉如清江裏河事規與近日題奉明例行之其鎮口

閘外東西兩堤原係挑河所積客土未堅內水湧出
未免剝損伏秋之前密護椿笆堤固則閘無虞矣司
閘者宜加慎焉 鎮口古洪二閘以東多傍山麓以
西一望平曠濁河經流更無隄防黃水出岸橫截閘
河腹心受病故于塔山支河接築縷堤九百四十二
丈而牛角灣係茶城運河舊渠又築壩一道東接塔
山西接長堤幾二里許以遏黃流傍入但壩地原係
河身下多積沙創築卑薄連歲失守肘腋為患已於

本壩之南自舊縷堤支將軍廟起東接塔山增築長堤七百餘丈頗得重門禦暴之意冬春之際多加幫護伏秋之時晝夜防守預辦榛草以備不虞夏鎮第一要害宜殫心力勿忽邳州東南六十里原有直河以宣泄蒙沂諸山之水近年因濁流倒灌直河遂塞諸山水俱逆邇由駱馬湖經董陳二溝以出大河水勢紆迴則近邳田地常被淹浸湖波淼渺則候風舟楫遲滯艱危不特直河居民失市廛之利已也昔

已開復通行而逆裏閭家集等口乃原通落馬湖故
道復築長堤遏水此堤之堅瑕乃直河所視以通塞
者每歲仍須加高加厚水發之時嚴行防守不令復
出落馬湖庶直河可保不淤也奈何繼者失守長堤
復決直河因之復塞矣務須查倣先年規制為此
與耿車時灘之隄同一關楗在司河者加之意耳
曹縣武家壩王家壩迎溜掃灣逼近老堤最為險要
而武壩險又甚焉萬一此壩潰決則城武金鄉數邑

悉成沮洳且逼近閘河甚為可虞須於正月間多捲
釘頭礮背埽壩以遏直射及將老長堤幫厚增高伏
秋防守官夫時刻勿懈萬厯十七年武家壩外忽成
淤灘此亦一時之幸未可恃以勿修防也汶水從
陶泰而來就鹽河由博興車瀆入海自宋司空築壩
戴村蜿蜒九里屹如天成迴狂瀾而逆之西會通河
始得濟運此壩係全河屏障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
護周密歲久防弛以漸單薄萬一乘瑕復歸故道不

無可慮宜令東平汶上管河官督夫培土栽柳悉如舊制此運河第一喫緊關鍵故首及之 坎河口與戴村壩無異蓋因戴村既築之後水無傍洩歲久復衝此口泉水決入鹽河運河每至淺涸萬厯十六年都給事中常會同撫按題請築壩馴於十七年勅築石壩一道長六十丈水漲則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則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涸之虞利賴甚重防守當嚴必每歲六月初旬即令東平州管河

官駐劄壩上備料集夫相機捍禦九月初旬始得撤
守著為定例永保萬全 馮家壩係蜀山湖之門戶
地卑而水易洩故築壩以障之蓄可益運泛不病民
何家口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稍卑汶水就西而下
每決房家口而傷運河之堤南旺之水則涸矣今築
石壩平時任其南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每歲
伏秋專責管河官不時巡視少有圯壞即便修砌二
壩皆係都給事中常會題劄築馴督築頗固真永賴

也 坎河口石壩固為完策但可以洩水而不可以
通沙日久淤停沙填河內則能致水漲漫或沙背橫
射河灣則能逼水衝決宜督管河官乘暇集夫挑濬
使水不東逼徑直南趨誠為保全石壩要務 運艘
全賴于漕渠而漕渠每資于水櫃五湖者水之櫃也
止因舊堤浸廢界址不明民乘乾旱越界私種盡為
禾黍之場先臣兵部侍郎王原建土堤南旺湖周圍
隄長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八丈三尺蜀山湖隄自馮

家壩起至蘇魯橋止長三千五百八十丈自蘇魯橋西至田家樓止原係收水門戶栽植封界高柳馬場湖隄東面長一千六百二十丈北面原留入水渠道栽植封界高柳馬踏湖隄自弘仁橋起至禹王廟止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安山湖隄長四千三百二十丈而斗門閘壩悉已完備可收濟漕永利萬厯十六年又該都給事中常會題增修馴因舊為新督築完固但近湖射利之徒覬覦水退希圖耕種盜決之弊

禁令當嚴每年冬春管河官周迴巡閱責令守湖人
役投遞甘結庶河防飭而水利無滲洩之患疆界明
而奸民杜侵越之萌矣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
水脊也決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何
如耳當春夏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
則不足合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于濟寧
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汶盡南流以灌茶城如運艘
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汶盡北流以灌臨

清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其北也更發
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無注南北合流即遇旱暵克
有濟矣此以智役水以人勝天力不勞而功倍計無
逾此臨時酌之 南旺舊例兩年一大挑築壩斷流
不通舟楫始開月河官民稱便欲挑正河必先挑月
河一時兩役並興夫多苦累時迫則工必畧畧則
沙必淤自今萬厯十八年挑正河為大挑十九年挑
月河為小挑以後著為定規庶舟楫往返既不阻於

稽緩夫役用工亦不病於煩難矣 閘河地亢衛河
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所每歲三四
月間雨少泉涸閘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
建瓴每一起板放船無幾水即盡耗漕舟多阻宜于
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一座中留金門安
置活板如閘制然將啓板閘先開活閘則外有所障
水勢稍緩而于運艘出口易于打放衛水大發即從
拆卸歲一行之費無幾何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衛

水發源於河南輝縣蘇門山名曰捌刀泉經新鄉等處合淇漳二水逾館陶至臨清合汶河之水經德州出天津直沽入海板閘以下全賴此水濟運夏秋之交糧運盛行每患淺澀蓋因輝縣源頭建有仁義禮智信五閘壅泉灌溉民田以致水不下流殊妨國計宜行分巡東昌道每歲糧運北行衛水消涸呈報總河衙門移文河南管河道速將五閘封閉俾水盡歸運河其餘月分或水勢充盈仍聽民便庶公私兩不

相妨而運艘不滯矣 按山東泉源屬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共一百八十泉分為五派以濟運道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其功最多關係最重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陽迤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關係亦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湖以達新河是為新

河派也又沂水蒙陰諸泉與嶧縣許池泉俱入邳州
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於此是為邳州派也酌其
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均屬漕河命脉每歲春
夏聽司道嚴督管泉官夫疏濬通達俾源源而來庶
幾有濟但數月不雨其流必竭萬厯十六年漕渠乾
涸百計疏濬卒無涓滴之流至閏六月初旬大雨連
朝諸泉俱湧河渠遂盈則地利未嘗不係于天時也
至于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為淤墊須于大挑之期

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亦一策也 通惠河發源于
昌平州神山泉會馬眼諸泉經都城入內府南出王
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而與白河合白河發源于霧
靈山由密雲縣會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
至通州而與通惠河合勢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
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其
潦冬春水微則病其澀浮沙之地既難建閘以備節
宣惟有濬築之工殊為喫緊萬厯十五年初設管河

通判專駐楊村其為修防計得矣但查沿河兩堤如
搬冒口火燒屯通濟廠東要兒渡口王家務華家口
閻家口綿花市猪市口觀音堂蔡家口桃花口以上
堤岸坍塌卑薄最為險要水發即決濱河州縣滄漫
為患漕艘漂淌人甚危之應行司道督行管河官每
歲冬間辦積椿草春初率夫將前隄加高幫厚真土
實杵不得雜沙塞責糧運將至設法疏濬或築束水
小壩衝刷深廣俾漕舟無膠滯之虞民業免沮洳之

害

以上河防險要

一築順水壩俗名鷄嘴又名馬頭專為

喫緊迎溜處所如本堤水刷洶湧雖有邊埽難以久恃必須將本隄首築順水壩一道長十數丈或五六丈一丈之壩可逼水遠去數丈隄根自成淤灘而下首之隄即洄矣安埽之法上水箱邊埽宜出將裏頭埽藏入在內下水埽宜退藏入裏頭埽內庶水不得揭動埽也如築長六丈闊四丈高一丈用埽兩面廂邊每邊用埽二行裹頭二行中間填土每行用埽三

層共計用中埽十八箇每箇長五丈高三尺用草四百束柳梢八十束草繩四十條排椿簽椿共用椿木四根人夫二十五工共用捲埽隄夫四百五十工運土隄夫二百工俱不議工食共用草七千二百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柳梢或葦一千四百四十束該銀一十四兩四錢草繩七百二十套該銀二十一兩六錢椿木七十二根該銀七兩二錢行繩十二條每條重四十斤共用繫四百八十斤該銀二兩四錢約共

該銀六十兩如無柳梢以葦代之 一造滾水石壩
即減水壩也為伏秋水發盈漕恐勢大漫隄設此分
殺水勢稍消即歸正漕故建壩必擇要害卑窪去處
堅實地基先下地釘樁木平下龍骨木仍用石楂樁
鐵樁縫方鋪底石壘砌鴈翅宜長宜坡跌水宜長迎
水宜短俱用立石攔門樁數層其地釘樁須筭鴈架
用懸礮釘下石縫需用糯米和灰縫使水不入如石
壩一座壩身連鴈翅共長三十丈壩身根闊一丈五

尺收頂一丈二尺高一尺五寸迎水闊五尺跌水石
闊二丈四尺四鴈翅各斜長二丈五尺高九尺用粗
細石計長一千三百九十餘丈并地釘椿龍骨木鐵
錠鐵銷煤炭木炭石灰糯米穀麻及各匠工食約共
該銀一千九百餘兩其運石抬石搬料夫船并官夫
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石閘建閘節水必擇堅
地開基先挖固工塘有水即車乾方下地釘椿將椿
頭鋸平槓縫上用龍骨木地平板鋪底用灰麻艫過

方砌底石仍于迎水用立石一行攔門樁二行跌水
用立石二行攔門樁八行如地平板鋪完工過半矣
自金門起兩面壘砌完方鋪海漫鴈翅 金門長二
丈七尺兩邊轉角至鴈翅各長五丈共用石三千一
百丈閘底海漫攔水跌水共用石九百丈二項共用
石四千丈并鐵錠鐵銷鐵鍋天橋環地釘樁龍骨木
地平板萬年坊閘板絞關閘耳絞軸托橋木石灰香
油檣麻柴炭等項及各匠工食約共該銀三千兩有

奇其官夫廩糧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涵洞涵洞以
洩積水基址亦擇堅實方可下釘椿砌石水多則建
二孔少止一孔假如涵洞一座口闊一丈五尺身長
二丈中立石牆一堵亦長二丈寬五尺分為二孔每
孔寬五尺兩邊四鴈翅各一丈五尺共用石二百丈
並地釘椿鐵錠石灰板木并各匠工食約該銀一百
八十餘兩其夫役工食臨期酌給 一建車船壩先
築基堅實埋大木于下以草土覆之時灌水其上令

軟滑不傷船壩東西用將軍柱各四柱上橫施天盤木各二下施石窩各二中置轉軸木各二根每根為竅二貫以絞關木繫筏纜于船縛于軸執絞關木環軸而推之一挑河凡挑河面宜闊底宜深如鍋底樣庶中流常深且岸不坍塌如不用堤須將土運于百餘丈外以免淋入河內凡創開河者每方廣一丈每天日開深一尺為一工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分之五全係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取土登岸就

而築隄者亦以半折算焉 一閘河偶淺急疏之法
凡閘河淺處如水溜在中須兩岸築丁頭壩以束之
水溜在傍將淺邊順築束水長壩以逼之水由壩中
其勢自急中溜自深如淺處不多或排板插下泥內
逼水湧刷或排小船用杏葉杓挖濬必不得已則用
椿草製活閘節水亦一策也 凡涵洞所以洩水本
是無妨但須明設石閘以嚴啓閉若暗開隄址草木
蒙叢便難覺察萬歷八年奸民私囑管河主簿將南

岸遙隄暗開涵洞數座十七年伏水暴漲單家口水
從涵洞洩出勢甚洶湧一鼓而開遂成大決此可謂

明鑑矣司河者知之

以上修守事宜
河防一覽

行水金鑑卷一百二十六